

ZHONGWAI MINGJIA ZHENPIN SHOU CANG GUAN

- 它们是经历了时空选择之后的文学经典
- 它们是一些永远能打动你的心灵的文字



Frances G. Munnery
Wheatley, N.Y.

Buffalo, 9 January 1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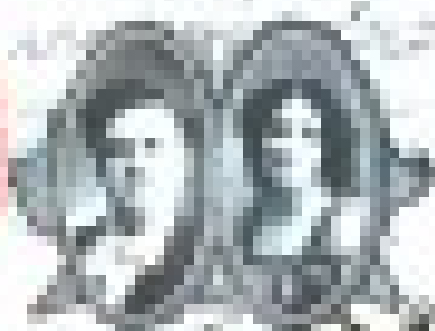
Enclose your draft hereon
payable to your order for
To pay interest due the 1st
against me which plea

Yours Respectfully
Geo. Wm. G. Fargo
Rich. M. Kelly

中外名家书信展

书信展览厅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肇庆分校肇庆分校





* T158067 *

中外名家珍品收藏馆

HONGWAIMINGJIAZHEPINSHOUCAANGUAN

书画展厅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外名家珍品收藏馆 书信展览厅

肖时俊 赵晋英 肖江浩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2.75 印张 312.5 千字

2000 年 7 月修订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71—2105—2/I·726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 国

鲁 迅	致许广平..... (1)
	致萧军、萧红..... (4)
周作人	山中杂信..... (8)
柳亚子	致谢冰莹 (21)
李大钊	致胡适之 (24)
陈望道	致汪馥泉 (31)
胡 适	寄陈独秀 (35)
郭沫若	论诗通信 (41)
许地山	无法投递之邮件 (45)
白 薇	致杨骚 (50)
叶圣陶	与佩弦 (57)
孙伏园	长安道上 (60)
林语堂	打狗释疑 (79)
茅 盾	给《文学界》的信 (82)
	致孔罗荪 (85)
郁达夫	给沫若的信 (87)
	海上通信 (90)
萧 三	给“左联”的信 (98)
徐志摩	致王统照..... (104)

	致泰戈尔·····	(106)
王统照	致傅东华·····	(110)
成仿吾	江南的春讯·····	(113)
朱自清	西行通讯·····	(119)
许广平	致鲁迅·····	(124)
田 汉	致叶灵凤·····	(127)
庐 隐	愁情一缕付征鸿·····	(129)
	致李唯健·····	(133)
瞿秋白	致胡适之·····	(138)
	致郭沫若·····	(139)
闻一多	致左明·····	(142)
	致臧克家·····	(143)
老 舍	致赵家璧·····	(146)
苏雪林	鸽儿的通信·····	(149)
俞平伯	与白采书·····	(156)
冰 心	寄给父亲·····	(158)
鲁 彦	致汪馥泉·····	(167)
沈从文	致施蛰存·····	(169)
赵景深	致汪馥泉·····	(173)
石评梅	致陆晶清·····	(176)
徐蔚南	寄云的信·····	(184)
巴 金	致施蛰存·····	(189)
丁 玲	致胡也频·····	(194)
朱 湘	致赵景深·····	(198)
施蛰存	致戴望舒·····	(200)
谢冰莹	致柳亚子·····	(204)

	致孙伏园.....	(207)
萧 军	致萧红.....	(212)
萧 红	致萧军.....	(219)

英 国

斯威夫特	致一位新任神职的青年先生的信	(222)
雪 莱	致济慈.....	(227)
济 慈	致雪莱.....	(229)
巴莱特	致白朗宁.....	(231)
白朗宁	致巴莱特.....	(234)
勃朗特	致威·史·威廉斯.....	(236)
劳伦斯	致布兰奇·梅·拉·詹宁斯	(245)

爱尔兰

乔伊斯	致诺拉·巴娜克尔	(252)
-----	----------------	-------

法 国

卢 梭	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公开信.....	(256)
巴尔扎克	致韩斯卡夫人.....	(259)
福楼拜	致夏尔·波特莱尔	(265)
	致屠格涅夫.....	(266)
都 德	致皮埃尔·格兰葛瓦	(268)
罗曼·罗兰	致高尔基	(276)

德 国

- 马克思 致拉法格…………… (284)
罗莎·卢森堡 致宋儒莎…………… (287)

奥地利

- 里尔克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294)
茨威格 致高尔基…………… (296)

俄 国

- 普希金 致冈察洛娃…………… (300)
赫尔岑 给沙萨…………… (304)
屠格涅夫 国外来信…………… (307)
致爱德蒙·阿勃…………… (312)

苏 联

- 高尔基 致罗曼·罗兰…………… (315)
致茨威格…………… (318)
列 宁 致高尔基…………… (321)
法捷耶夫 给舒拉…………… (326)
奥斯特洛夫斯基 给罗曼·罗兰…………… (330)
给米·萧洛霍夫…………… (331)
苏霍姆林斯基 给儿子的信…………… (334)

波 兰

- 莱蒙特 致安·伏津斯基…………… (342)

捷克斯洛伐克

伏契克 致古斯塔 (351)

匈牙利

裴多菲 致阿兰尼 (354)

保加利亚

斯米尔宁斯基 致彼岸世界的信 (358)

美 国

海明威 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363)

哥伦比亚

西尔瓦 致巴勃罗·艾米利奥 (369)

智 利

米斯特拉尔 致恩里克·莫利纳 (372)

巴 西

安德拉德 致卡·德·德·安德拉德 (379)

日 本

小林多喜二 致田口泷子 (383)

鲁 迅

鲁迅 (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杂文，先后收入《坟》、《华盖集》、《而已集》和《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他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散文集有《朝花夕拾》等。

致 许 广 平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近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概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和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

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糊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就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

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象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 迅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致萧军、萧红

刘
吟 先生：

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

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象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

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以下答问——

1. 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女儿。

2. 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3. 《君山》我这里没有。

4. 《母亲》也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没落》我未见过。

5. 《两地书》我想东北是有的，北新书局在寄去。

6. 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7. 关于脑膜炎的事，日子已经经过许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罢。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当的。但倘能出版，则错字和不妥处，我当负责改正。

你说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及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此复，即请
俚安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有《桃色的云》及《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现在再版印出来了，你们两位要看吗？望告诉我。 又及

周作人

周作人 (1884—1967)，字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中国散文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诗集《过去的生命》等。

山中杂信

—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